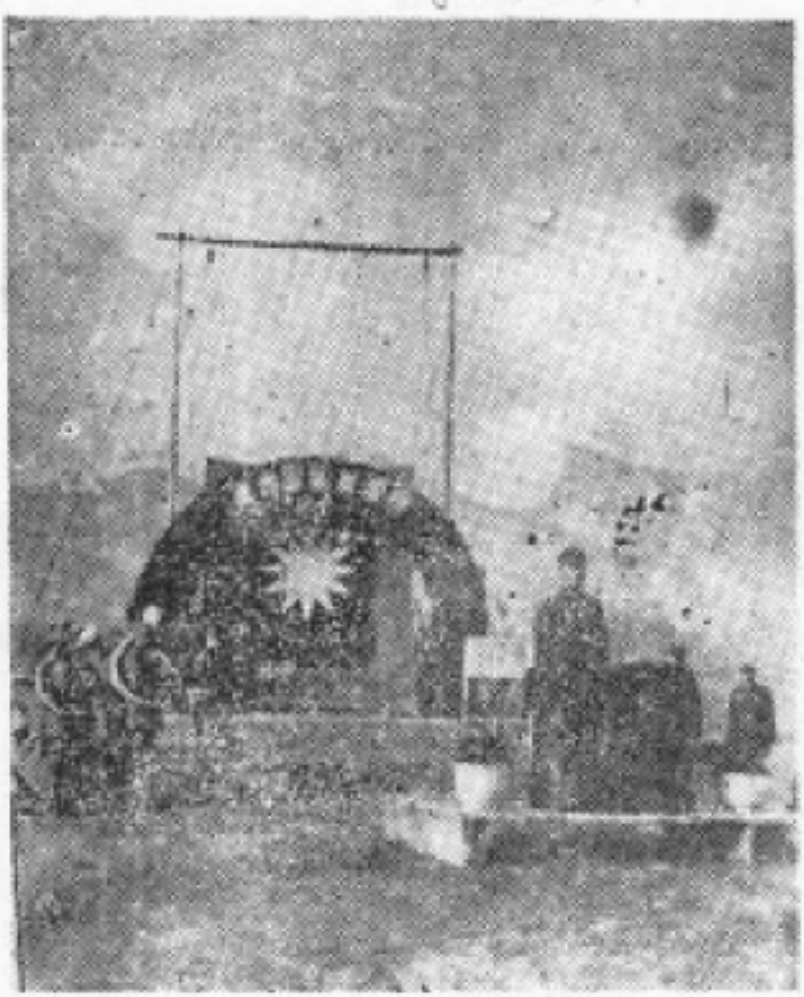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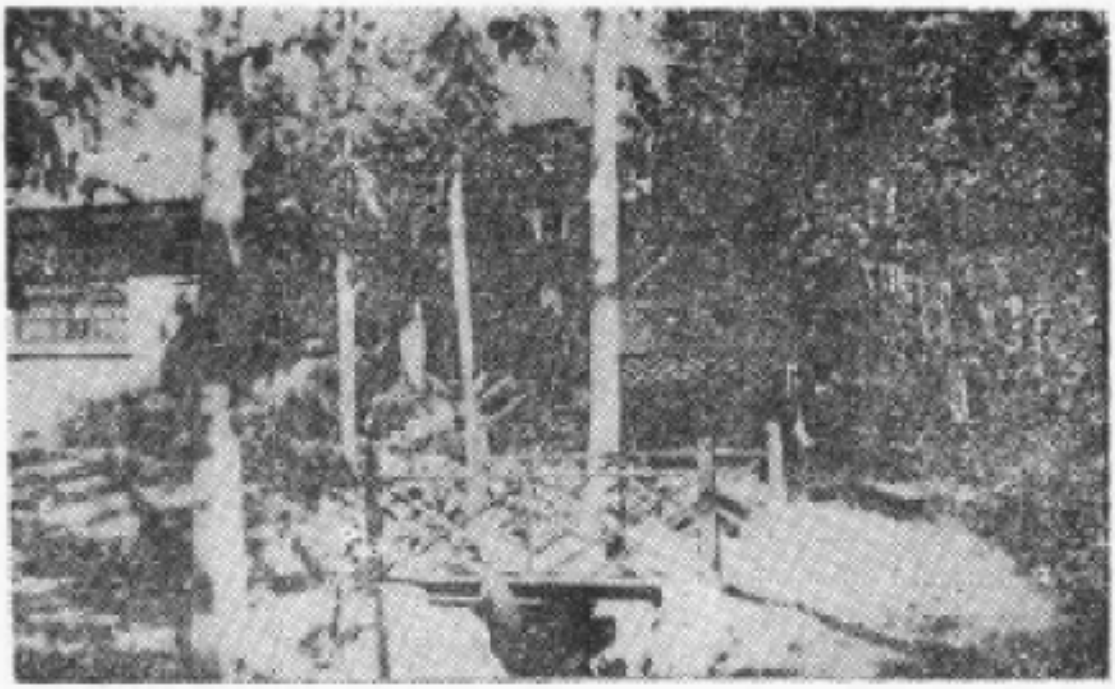
Yt164111



一九四三年元旦，恩施清江大桥——"行易桥"建成，湖北省政府主席兼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主持通车典礼。图为陈诚在通车前讲话。



陈诚在恩施土桥坝的"官邸"。

（二图均为彭西川政协提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叶挺将军曾被软禁恩施。图为当时旧址，现为叶挺将军纪念馆。下图为叶挺将军全家合影。





（二图均为中共鄂西州委党史办提供）





（二图说明见 222 页）

目　　录

漫忆鄂西……邱行湘（ 1 ）

我在鄂西五年的经历和见闻……徐恕宇（ 16 ）

在鄂西建立第六战区长官部的初期……杨伯涛（ 42 ）

第六战区外事处记略……贺德昭（ 47 ）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概述……刘鸣皋（ 51 ）

我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亲身经历……艾毓英（ 68 ）

在恩施经历的国民党党团活动……梁上贤（ 86 ）

三青团湖北省支团始末……易演逵　邓中敏（ 96 ）

三青团在五战区建立组织的经过……[illegible]（ 104 ）

概述三青团县分团的组织与活动……[illegible]（ 108 ）

回忆恩施时期的军统湖北站……李楚桥（ 111 ）

第六战区党政工作总队在鄂西……刘裕绥（ 118 ）

党政工作总队在巴东、三斗坪的部分情况……龙从启（ 130 ）

第六战区青年训导大队……胡彬川（ 138 ）

我在鄂西经历的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工作……**蔡若水**（ 143 ）
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委员会的部分情况
……段继李（ 156 ）
湖北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筹备与成立经过
……**韩　浚**（ 161 ）

湖北的“联中”和“计划教育”……**王延杰**（ 169 ）

我对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的几点回忆……**萱明藏**（ 177 ）
略述恩施的平价物品供应……熊连城（ 186 ）
我所知道的平价物品供应处和民享社……曾亦平（ 191 ）
战时鄂西食盐购销情况……侯方奎（ 201 ）

恩施清江大桥工程纪实……**沈友铭**（ 206 ）
湖北木炭汽车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高图恕**（ 212 ）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漫忆鄂西

邱行湘*



为六战区打前站的一行

一九四〇年初秋，我刚由苏南前线回到重庆，住在南温泉，等待老长官陈诚的安排再上前线。一天，我到两路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去见陈诚。原在三战区六十七师和我一道任副旅长兼团长（这时担任陈诚的随从高级参谋）刘云瀚少将对我说："我们又将奔赴前线了，请你静待佳音"。这说明刘已向陈诚为我先容。

三天以后，设置在重庆两路口的军委会政治部和神仙洞第四、六、九战区联合办事处，顿时热闹非常。大忙之中，政治部厅长赵志垚、吴子满，处长叶以新分别和我谈话，要我"做好准备"；刘云瀚则明确地告诉我："辞公（指陈诚）即日去恩施成立六战区长官部，并接收湖北省政府，辞公请你随往帮忙。我问刘，我去恩施干什么？刘说到恩施发表。我以为可能重作冯妇，再当陈诚的随从副官。事后得知，不是闲差。刘要我先到南岸海棠溪车站去报到。接着，赵、吴两厅长和叶以新处长都到海棠溪看我，他们向我转达陈诚的指示："长官部人员以及行李辎重，

车运恩施归你指挥，由政治部派汽车兵一排，计六辆四吨半大卡车，另派宪兵一排，随车护运”。

重庆南岸的海棠溪汽车站顿时更显热烘。六车辎重，其价值之大是无法估计的；至于随行的文武百官，更是“无价之宝”。我觉得重任难当，坚辞不就，赵志垚说：“这是辞公的命令！”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担任这个临时性的车运指挥官了。

我为了行车安全，每车请了一位老将军担任车长，帮助驾驶人员照顾行车的安全。如冯庸（曾任东北冯庸大学校长和苏州警备司令），是飞机和汽车驾驶的老行家；刘绍先，老成持重，遇事谨细，“八·一三”沪战开始时曾任昆山警备司令；还有一辆大车装载的，是政治部直属的音干班毕业生二十余人，由刚发表的六战区政治部少将副主任杨幸之率领，由杨担任车长。杨幸之黄埔三期毕业。他带了这批高唱抗战歌曲的女学生，使得我们百余人的行军车队增添了雄赳赳气昂昂的气概。冯庸将军的夫人特地赶来送行，情意深切地表达了她的爱国真情，她切盼我们早日“打回老家去！”还有十多位政治部设计委员随同车赴恩施。

我们的车队浩浩荡荡沿川湘公路向恩施前进，抗战歌声，旋回到深谷老林。车队到了南川县城，这里还是一片太平景象，市面繁荣。我们在南川吃了中饭稍事休整，继续前进。

车队出南川东行，步步登高，翻越一个山岭，车队行军，还是整齐有序，每车都保持正常距离，越白鸡岭以后，下白马坡，坡度不大，道路平整。万万没有想到，下白马坡十余里，杨幸之所率领的音干班专车翻进了山沟！我赶紧率车队折回抢救，没有救济车，没有起重机，只得集合四乡乡亲来支援，可是大家也束手无策。因为汽车翻在山沟里，已经六轮朝天，血染溪沟，无一幸存。壮志未酬身先死，睹者无不同声一哭。我们连电重庆、恩施派员来到现场，在白马寺附近，刘绍先、冯庸和全体随车人员都作了极大的努力，为殉难者办理善后。后来，由重庆总政治部和恩

施六战区政治部，组织了治丧班子在南川开追悼会，并为烈士们建立了纪念碑。

我们的车队离开了白马寺的第二天，到达了恩施。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三十位风华正茂的爱国的男女文艺战士。她们至今还活在我的心中。

恩施的主要党政军警暨其他机构

（一）驻恩施初期的第六战区长官部及所属机构

约在一九四〇年八月初，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正式成立。司令长官陈诚（先驻恩施城内，后驻土桥坝），副司令长官吴奇伟（兼江防军总司令，驻三斗坪），黄琪翔（驻恩施土桥坝）；参谋长先为朱怀冰，后为施伯衡，一九四一年以后一直是郭忏；总参议先为刘绍先，后是樊崧甫。司令长官下辖有：政治部，主任柳克述（先驻恩施，一度迁四川黔江凉水井，后又迁回恩施），副主任鲁宗敬（后升主任）；兵站总监部，陈守锋任总监，后为白雨生。（均驻龙凤坝）

长官部内分设有：参谋处，处长刘云瀚；军务处，处长刘时亮，后为张琪。军医处，处长陈立楷；副官处，处长先为孙云僧、黄壮怀，后是刘翼峰。军法执行监部，军法监冯膺（先后驻黔江凉水井、恩施龙凤坝）。此外，还按兵种设置有通讯指挥官（姓名忘记，驻南门外），工兵指挥官黄德馨（驻南门外），炮兵指挥官孔庆钰（驻东门），炮兵第四十二团，团长缪范。

同时，配属于六战区长官部有军事委员会特务第二团，团长邱行湘、副团长皮名扩，下辖三个营，一营营长周新（驻土桥坝，担任长官警卫），二营营长邱石麟（担任恩施警备），三营营长范支强（驻黔江凉水井，担任警备）。同时，恩施警备指挥官一职，也由邱行湘兼任。由宪兵司令部配属六战区长官部指挥的有宪兵第九团（团长杨显涵），其第二营驻恩施；团部驻四川万县。

为了保证六战区军粮和军用物资的主要运输任务，有两个特设机构：一是湘谷转运处，处长一职，先后是黄琪翔、白雨生、张元滨担任。二是川湘公路运输处，处长任显群。另在巴东设置了第六战区暨湖北省政府驻巴东联合办事处，处长陈谦。

（二）湖北省政府暨驻恩施党政金融机关(1940—41年)

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秘书长刘于俊，民政厅厅长朱怀冰，建设厅厅长林逸圣（后为朱一成），教育厅厅长张伯谨，财政厅厅长赵志垚。

保安处，处长阮齐；人事处，处长郭骥；社会处，处长吴锻照。

湖北省军管区，司令陈诚兼，参谋长彭善。

以上机关均驻土桥坝。

湖北省党部，驻金子坝，主任委员苗培成。

三民主义青年团湖北支团部，驻恩施城内东大街，干事长张伯谨兼。

湖北省参议会，议长石瑛（驻龙洞）。

湖北省银行，驻夏家湾，行长周苍柏；恩施分行驻城内柿子坝，经理高光达。中央银行恩施分行，经理先后为李良厚、常乃铭（先驻南门外温家沟，后迁土桥坝）。农民银行恩施分行，经理（办事处主任）兼合作金库主任高乃明（驻城内北门）。

湖北省电信管理局，驻温家沟，局长尤箕照。湖北省邮政管理局，驻城内西后街，局长许季珂。

恩施电报局，局长潘永藩（后升任电信管理局局长）。

湖北高等法院，院长邵朝俊；湖北省检察院，检察长鲁师曾。（先均在土桥坝，后迁谭家坝）。赈济委员会第十救济区驻南正街，特派员钟可生。

恩宜师管区，司令伍诚仁。

湖北省保安第一团，团长胡协南；第三团团长方敬。

财政部缉私署湖北缉私处，驻城内西后街，处长刘培初，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为王悦沈。

湖北省师范学院，地址五峰山，院长陈友松。

湖北省农学院，地址滚子坪，院长管泽良。

湖北省医学院，地址沙湾，院长朱裕璧。

恩施的警备

恩施原设施巴警备司令部，以湖北省保安处处长阮齐兼任司令。陈诚来恩施取消，改设恩施警备指挥官；恩施附近的警备任务，由军委会特务二团团长邱行湘负责。约一九四一年末又恢复了施巴警备司令部。

警备指挥官不设机构，由长官部直辖，实际上归陈诚指挥，按照陈的意图行事。

陈诚遇事要求严格，几乎事必躬亲，我到恩施遇到难题很多。一九四〇年直到四一年，敌机并未放弃对陪都的轰炸，恩施是敌机空袭重庆的必经之地，往返都要在恩施丢几颗炸弹，小小的恩施城炸得几成废墟。其轰炸目标常以飞机场、长官部为中心。有次敌机"荒鸾"大编队来袭，六战区城内长官部中了头彩，弹坑变成池塘，只得疏散下乡分驻谭家坝、土家坝。恩施的防空中心在城内鼓楼附近的象牙山，四面开阔，警报设施完备，通讯灵活，敌机自汉口或其他附近起飞，我们就抓住不放，无论敌机袭击何地，我们处于中心地位，终有正确情报。

恩施象牙山是我对空、对地面的指挥中心，它统制全城，山腹防空洞强度坚实，城内居民多涌向象牙山躲警报，象牙山洞宽空旷，疏散容易。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有次空袭，恩施东南城角有个小山，中弹塌方，洞门封闭，因抢救得力，没有一人窒息致死。

一九四一年敌机的疲劳轰炸的气焰稍戢，恩施的白色恐怖接踵而来，特务团收押的人犯愈来愈多，男女两监，均有人满之

患。我记得一月间有个深夜，长官部参谋处长刘云瀚打来电话，要我去长官部，有紧急事面谈。我去看刘，刘对我说："长官交代，在押人犯，有些要今晚处决。"我很诧异，刘要我就在温家沟郊区将在押的湖北一些重要"政治犯"处死。我对刘说："你随长官时间不久，还摸不清陈的脾气，象这样的事情还是暂时搁一搁为好。"这种残暴行为我表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高潮，已发展到越来越猖狂。特务团在押的，多半是湖北省保安处及党政工作总队刘培初解来收押的。其中大部分是男女青年、学生，女中有孕妇，也有抱着乳儿带进牢房的。在空袭时，我对他们特加保护。

恩施的军统特务，除湖北省保安处第四科科长朱若愚、长官部参谋处研究室的张振国以外，戴笠又派刘培初来恩施，刘培初以军委会军令部少将高参名义出现，实际上他是军统湖北高干会的骨干。刘培初常来找我，提在押人犯，个别谈话，专做诱降工作。

这时，恩施成立了一个以陈诚为首的党政分会，以黄埔军校一期生袁同畴任秘书（对外称秘书长，同中将级）。随后，党政分会下又成立一个党政工作总队，以刘培初为总队长。约在一九四三年，因党政总队在鄂西各地民愤颇大，经陈诚下令撤销。

"新湖北"的建设

（一）恩施兴修马路

一九四〇年冬，陈诚下车伊始，除雷厉风行禁烟、禁娼、禁赌外，看恩施古城，几经轰炸，破烂不堪，要建设新湖北，就从拆房子、修马路开始。首先是，开辟城郊马路，贯穿城区南北交通，陈诚是自搞规划，要我带着兵工施工。首先在城区中心南、北街，拆除了两百多家民房，在战时生活艰苦的情况下，人民颇有怨言，但陈诚指到哪里就要拆到哪里。

老城旧街，狭窄不齐，城的中心，又有一个大坡度，拉平削

齐，虽然只有九公尺宽的路面，长不过两公里，却流了湖北军民不少血汗。

搞城市建设，非有工程人员不可。恩施本是武汉大城市的缩影，原来技术人员颇不乏人。陈诚为加速新湖北的建设，调重庆电信总局长朱一成代替林逸圣出任湖北省建设厅长。军工、民工、技术人员一齐动手，不到三个月时间，恩施城区马路贯穿了南北大街，与城外巴东、咸丰线公路衔接，初步改变了恩施的面貌，使恩施渐趋繁荣。

北门外是闹区，市场繁荣，情况依旧，而城区新马路，则新的商店，如雨后春笋，到处林立，银行、书店，京广洋货，百业俱兴。衡阳、津市、三斗坪、兴山与恩施的商业，也脉络相通。恩施，清江河附近卫星村镇，也随着发展。恩施城外，清江沿岸只有两个渡口，交通建设远远跟不上当时形势的需要。

（二）兴建清江大桥

恩施，此时已是湖北的战时省会。湖北当局，特别是一身二任的军政首长陈诚，眼看当务之急，清江大桥的兴建，实属刻不容缓。

在战时艰苦的条件下，要在恩施清江河上建起一座贯穿东西的大桥，谈何容易。但陈诚有决心、有魄力，也有条件。湖北省建设厅有桥工工程的技术人员，在不太劳民伤财的情况下，陈诚也爱好兵工筑路修桥。在湖北省建设厅的总体规划下，没有足够的钢材，除桥基使用一部分水泥钢筋外，全是石工、土木工程。建桥伊始，在陈诚的指挥下，建设厅作了多次研究。我也被邀参加。

战时没有钢材，全用木结构的桥梁。这些栋梁之材，又到哪里去找，这是必须解决的前提。因此，朱一成向陈诚建议，要我担任桥工指挥官。我对桥工是外行，这是一个棘手的难题。陈诚要我率一、两个团的兵力，用兵工进山伐木运料。

清江大桥全部桥工工程由建设厅蔡君凯总工程师负责。我记得蔡是福建人，是一位年轻有为的优秀桥梁专家。我和蔡通力合作，研究桥梁所需几吨一棵的千年大树，怎样能从深山老林运到建桥工地：一般是，有大路就没有大树，不能截断的三丈以上庞然大物，怎样能运到大桥上去。劳动人民的智慧是"巧夺天工"，"四两拨千斤"，运输路上，上下高低，圆半径不够的弯曲狭窄溪沟，抬出一棵大树，其艰苦困难，不是身历其境的人，是难以想像的。尽管人能胜天，但在运大树的艰苦过程中，折腰断腿者有之，遇到意外险情而牺牲者有之。湖北省政府，都曾分别予以抚恤。我记得受战区指挥的保安团、特务团、工兵团、辎送兵团，都为大桥出了力，受到战区和省政府的嘉奖。

为了防空，清江大桥是准备了两座桥梁的材料，我们运足了一座预备桥梁的材料，作了空袭时炸不断的桥梁的充分准备。

清江大桥，是一座长仅120公尺，正桥的公路桥路面宽约九公尺，适应战时需要可以说是优质的。我记得一九四三年元旦，大桥全部落成。湖北省政府为了庆祝清江大桥胜利落成，举行了通车典礼。典礼由陈诚亲临主持，我任总司仪。当天，恩施的党政军头面人物及社会人士，新闻、教育界、科技界人士，人民团体到会祝贺。仪式是在清江大桥北端举行，出席者六百余人。

湖北省省长、湖北通志馆馆长李书城在讲话中热烈地赞扬了为大桥出力的全体军民。通车前，由湖北省银行周苍柏行长的女儿周征佑剪彩后，我同她乘车开路，陈诚率文武百官，与会嘉宾，分乘小车和大卡车、客车共几十辆，鱼贯通过，并绕行恩施市区一周，以示庆贺。

清江大桥建桥的巨额开支，不是当时湖北的财政经济所能负担的。后来，据六战区长官部参谋长郭忏告诉我："清江大桥，接近机场，建桥经费，最后是由航空委员会负担的。"

湖北的财政经济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〇年，武汉、宜昌相继失守，湖北的财政经济陷于困境，一九四〇年初秋我随陈诚来恩施前，蒋介石、陈诚有见及此，除发表赵志垚为湖北省财政厅长外，我们从重庆来恩施时，携带了巨额现款。

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但这时的形势是两湖米仓已为敌手，鄂西、鄂北、军粮民食均感困难；所以陈诚即以湘谷济助湖北。财政、粮食，均赖中央补助。后来，陈诚用了不少心计，搞了一套"计划经济"，以缓和湖北的贫困，适应战时需要。可是，在生产赶不上消费，流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拿什么东西来分配？

当时的恩施，有三条脉络：一是鄂北兴山到巴东以转运卷烟为主；二是滨湖的津市到三斗坪，以盐运、棉花、纱布为主；三是衡阳到恩施，以布匹、"五洋"为主。当时也只有在这几条脉络上，吸收一些物资，湖北方面是奖励这方面的商品流通并尽力收购物资的。有条件的地方（区）开办了一些轻手工业工厂，如龙凤坝的织布厂、万县的麻织厂、咸丰的陶瓷厂等，以补助生活用品的不足，其他财政收入，多赖地方。

一九四一年，陈诚在湖北（主要是在鄂西）搞了一套所谓"平价供应"，以图遏止通货膨胀。当时以湖北省银行为垄断机构，设立平价物品供应处，搜集农村农副产品，并实行"物物交换"；设公共食堂——民享社，办食宿服务等等。表面看来，市场还有一些生气。

发放农贷的利弊

一九四一年，湖北省政府下成立了社会处，处长是吴般黑，我亲眼看到他在恩施作了不少社会调查，然后他又与农民银行、合作金库一起，根据调查资料，对农民发放了不少信贷。这对农

民当然有利，对社会也有利。问题是担任金融管理的负责人员深怕放出的贷款没有保证，收不回来。因此，这些“好事”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贫苦农民的身上。主要的因为有条规定，贷款者必须有地方绅士作担保。所以，贷款的性质变成了土豪劣绅用来转手进行重利盘剥的资本。

湖北的文化教育和新闻事业

恩施是湖北的战时省会，第六战区长官部所在地，又是陪都重庆的大门。因此，恩施虽然偏僻，实际上是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一个战略基地。

陈诚来到鄂西后，他对湖北的文化教育和新闻事业十分重视。首先在新闻方面支持中央社在恩施设立分社，以徐铸宇为中央通讯社恩施分社（亦即湖北分社）主任。中央社每天的抗战电讯，使我们对敌情增加了了解。我们部队政工干部和在前线战壕里的官兵，也能看到中央社的广播通讯稿件。

《新湖北日报》是陈诚亲自创办的湖北省政府的机关报，省政府的许多施政方针和重要措施，主要是由它发表的。还有《武汉日报》，是国民党中宣部在湖北办的机关报，在恩施复刊后，社长宋漱石，总编辑张考祥。青年记者谢蔚明，当时我们一见如故，私感很深。一九五九年国庆节时，我们又在北京天安门邂逅相遇，彼此感到意出望外。

陈诚一到湖北就注重教育，他从重庆动身前，就选任留美的教育学博士张伯谨来恩施担任湖北教育厅长。同时礼聘许多专家学者到恩施办学，提高湖北农学院、教育（师范）学院的办学质量，改善大、中专院、校师生的生活待遇。在抗日战争艰苦岁月中，各校的学风、校风很好。陈诚还敦聘马寅初先生来恩施讲学。马寅初先生是世界著名经济学家，不仅对湖北的教育，尤其对湖北的经济建设，都起过积极作用。

为了配合湖北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恩施开设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正中书局，都设在恩施城内。当时，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姓周，中华书局经理徐秀成。正中书局负责人是曹乃璜。恩施城内还有图书馆、民教馆和不少文化站等。

山城恩施，文艺生活相当活跃。抗敌宣传第六队驻恩施，队长刘斐章。六队在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领导下，在恩施做了大量抗日的宣传工作。还有由省文艺委员会领导的京剧团，一直在恩施做宣传抗战工作。其主要成员有、李迎春、李菊春以及陈归来和洪深先生的儿子洪镇。他们上演了新编的历史剧《史可法》、《岳飞》和《江汉渔歌》等宣扬中华民族爱国传统的剧目。六队经常上演抗战话剧如《烟苇港》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六战区政治部政工大队和恩施文化界公演了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等话剧，大大地活跃了山城人民的文化生活。

我记得，一九四三年秋，蒋介石和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曾先后来恩施慰劳抗战将士，为鄂西会战胜利祝捷时，都曾参加由长官部举行的文艺晚会，陈诚有意识地安排第五师京剧团上演《追韩信》一剧，意在使蒋爱惜人才、尊重人才，重用人才。

当时，在湖北抗日前线，位于宜昌附近前线的三斗坪、茅坪，文化宣传也很活跃。第三十军、第五师等部，经常在敌前演出京剧、话剧，以鼓舞士气。第五师在茅坪还兴建了能容纳三千人演出的剧场，演出不少抗日大型话剧，如《回春之曲》、《两面人》等，得到军民好评。

恩施两夫人

（一）陈诚的夫人谭祥，字曼意，湖南茶陵人，留美学生，是已故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的长女。虽然身出名门，自奉却极为简朴。平日爱穿蓝布旗袍，经常携带子女在乡村小道上散步，遇到迎面而来的人，总是让别人先走，礼貌待人。她从来不参加任何

公开活动；也不过问陈诚的军政大事。一九四三年四月，我在云南，陈诚命我回恩施公干，并写了一封家书，要我面交谭伯。信中全谈家务，丝毫没有涉及军政和人事问题。这在当时国民党官场是罕见的。

（二）郭秀仪，是当时六战区副长官黄琪翔的夫人。黄是我老上级，在恩施住在上桥坝一幢临时性小平房，我常去她家。

郭秀仪本是上海一家大公司的小姐出身，留学德国，却毫无骄气；对人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一九四三年春，我同黄琪翔先生到云南去之前，郭秀仪还亲自下厨做菜招待到她家去的客人和部下，从无一点夫人架子。在这期间，叶挺将军和他的夫人也在恩施，叶将军与黄琪翔是患难与共的特别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北伐时期的老战友。叶在恩施，黄琪翔专派一名姓黄的中校科长负责照料叶将军全家的生活。

郭秀仪在抗战期间，做了大量的为战争服务和儿童保育以及宣传工作，而且她还是个画家，是齐白石老人的得意门生。

第六战区军官训练团

第六战区军官训练团，由陈诚兼任团长。六战区总参议樊崧甫兼任教育长，负责领导全团工作。他是保定军校六期毕业，在浙军第二师任连长，陈诚当时曾随樊崧甫当过排长，因此颇受陈的礼遇。

一九四一年夏，我到该团受训，由黄琪翔担任队长，郑洞国任副队长。下分两个区队，区队以下编排。区队长、排长多由各部队的军、师级干部担任，我记得，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七十五军军长沈澄年等任区队长。军事教育，主要由俄国顾问担任，归总顾问关查洛夫负责分工。因苏德战起，苏联顾问全部奉命回国。苏联顾问在职期间，对各兵科沙盘，实习训练都很认真，受训干部多有受益。

受训期间，每个周末，都由教育长、队长等人，讲文娱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